



从“数字游戏”说起

——谈成本疏导和成本预测的必要性
景建会

一天中午，小王问老会计，有人说目前成本核算工作是在搞“数字游戏”，您说对吗？老会计面有难色地说：这个说法不够准确，有必要澄清一下，不然，人家喊什么，你也跟着唱什么，对工作是没有好处的。我不否认，在会计人员当中确实有人在搞“数字游戏”，他们既不愿做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，又不深入生产实际搞调查研究，总是在几个“指标”上打转转。还有人在编制季报、月报时，按照某些人的意图，不仅敢于在实际成本支出上作文章，忽而“预提”一大块，忽而“冲转”一大块；甚至敢于在没有凭证和资料可依的情况下，“夯”上几万元的收入（预算成本），或是留下一笔“未完施工”数。应该说，后一种情况不单是“数字游戏”，而在弄虚作假了。至于说会计人员运用大量数据进行演算，搞成本疏导、成本分析、成本预测，不但不应说是“数字游戏”，而且是非搞不可的。对此，应该有个是非观念。

在成本管理中，我们应当认真做好成本疏导和成本预测。对于成本费用支出不事先疏导，就好像让大水泛泛地流，不搞引水入渠一样，水不为利，就会成害。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，总应该有个渠道吧！建筑企业的预算成本（工程收入），正好比作渠道。把成本费用支出引入渠道，也就是“量入为出”的意思。按照现行规定，建筑企业的预算成本，是以施工图的工程量乘以定额工料单价，加计一些按规定计取的费用来确定的。它所包括的各个成本要素，不管是直接成本（材料费、人工费、施工机械费，其他直接费）还是间接成本（施工管理费）或是独立费用部分（临时设施包干费、劳保支出等），都是按照定额的“量”乘以预定的单价或费率计算而得的，它就是建筑产品的销售收入，可见这个收入是有“数”的。那么，按着“量入为出”的原则，支出也必须是“有限”的，不然让支出“破渠而出”，成本就要超支了。

仅仅做到“量入为出”成本支出不“破渠”还不够。因为建筑企业同其他行业一样，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，同样包括着C+V+M三个部分，如果在施工过程中，我们把收入全都花掉了，收支平衡，就是没有给社会创造新价值。小王有所领悟地说：只有降低了C+V（成本），才能增加M，那，我们就拚命加大M吧！老会计笑着说：增大M靠拚命是不行的。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和科学的管理方法。我们只有在供、产、销三个环节上，加强预测工作，在人、财、物三个要素上加强疏导节制工作，最后才能反映出经济效果，增大M。几十年来，建筑企业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如在预算成本这个“大圈”内，以施工定额为依据，以工程任务书、限额领料卡等形式，有效地控制了生产工日、材料消耗，但是，在成本预测方面，如何做到“先算后干”，还需下功夫哩！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人批评了“数字游戏”，而不去搞成本预测，小王会意地点点头。

史料

会计的起源

在古代的一些文献里，已经对当时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交换活动作了记载。巴比伦王国时期，征收各种赋税需要有应纳税通知和支付凭证。寺院中做工的劳动报酬也刻写在陶土、石头或木制的牌子上。在英伦诸岛，用木签刻痕记账的方法，把赊欠和归还事项记录下来作为凭证。大约在公元前400年，埃及发展到以草为纸和以羽毛为笔以后，文字记录更加方便了。到公元前200年，在罗马共和国的政府档案中，已经把现金收入分为租金、利息等项目，而费用也包括工资、宴会开支和祭祀费用等。当时在政府官员中设有会计官的职务，被指定负责检查地方官员的会计账目。据说公元5年，奥古斯塔皇帝（Emperor Augustus）制定了第一个政府预算。

在中世纪时期，政府官员和教会的神职人员对会计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。公元800年，查理麦根（Charlemagne）大帝制定的《僧侣法规》（Capitulare de Villis）中规定，除记录收支账目外并应编制年度财产清册。审计在美国亨利一世（Henry I）统治时期（1100—1135年）已开始实施。1131年英国的卷册上列有税金、欠款和其他对皇家应缴纳的负债。